



改革落实在军营·新战位新跨越

20年前的一天晚上,吉林省梨树第一中学的校园广播响起时,备战高考的自习室里只有岳阳和几位男同学抬起头,竖起耳朵。

的时代考题,任何一支以打赢为己任的部队都不能隔岸观火、置身事外,唯有迎难而上、奋起直追。

么样的姿态融入时代的轨迹,或者说,在等风来、随风去的漫长岁月中,他能保持怎样的定力。

习、探索与磨合后,岳阳带领分队官兵奉命奔赴高原执行演训任务,紧随其后的是搭载着一套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装备车组。

坚持就终于有了全新的意义。汽车翻山越岭,海拔渐渐升高,一座座山岭连绵映入汽车车窗。

松了口气,眼泪夺眶而出。他知道,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不仅承载着战友们奋战3个月的心血,也承载起了这支部队和这一代官兵的梦想。

新闻样本

一位无人机侦察营长的漫长等待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汤文元

起飞之前,等待是一场蓄力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汤文元

特稿

追着光跑的“傻狍子”

“一切看似偶然,实际却像是谋划已久”。岳阳清晰地记得,当年转换专业时,学员队政委把他和同专业的另外18名同学召集在一起,几乎以命令的口吻宣告了这个决定,并告知,他们毕业后将成为军队第一批无人机作战的专业人才。

毫无疑问,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来说,没有什么比参与“国家和军队的大事”更让人兴奋和激动。

岳阳从小向往军队,成为一名军官更是一家三代的梦想。爷爷曾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,他从战场上带回的枪械残件、大檐帽和军用皮带,日后成了岳阳儿时为数不多的“玩具”。

由于薪酬难以养活一家人,爷爷退伍后没多久便离开了转业安置的工厂,回到了老家。父亲虽然赶上了文革前的第一批高考,却因报错志愿未能如愿考取军校。

“小时候,家里没有什么事比我的学习重要。”岳阳回忆,每次自己成绩下滑,一家老小总会团团围住召开“家长会”,一开就是两个小时,他笑称“场面和部队的复盘检讨会一样”。

正如爷爷所说,为了学习,没有条件也要“创造条件”。岳阳的作业一直是全班的范本。熄灯后,小伙伴们嬉笑打闹,岳阳总是点着蜡烛温习功课。

吃过的苦越多,越懂得珍惜意外收获的机会。一个新设立的专业,一项新开启的事业,注定一时还看不清前景。作为铺路人、探路者,岳阳也从身边的一些议论声中预见到了自己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。

吉林家乡有很多狍子,岳阳从小听人说狍子很傻,它们在夜间赶路时,会追着马路上汽车射出的光束奔跑,丝毫不顾身后可能发生的危险。

坚守,远不是单纯的等待

初入大学课堂,岳阳对无人机是什么、长什么样、怎么飞起来毫无概念。那是一个对无人机前沿地位众所周知,却又对无人机理论及应用鲜为人知的时代。

多名老师被抽调到教研室,紧急驰援这个新开设的专业。这些老师大



图①:岳阳(左一)在指挥方舱内指挥飞行训练。

图②:官兵们与厂家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无人机在高原环境中的飞行性能。

图③:心中有笃定的目标,就不会惧怕孤独。岳阳很享受独自学习和思考的时光。

李远摄

多只比学生年长五六岁,他们中有人甚至同样需要从零开始研究无人机。大一、大二期间,除了接触一些航模和电机,岳阳最大的收获是帮助老师编写教材。

直到大四撰写毕业论文,岳阳才得以真正接触到无人机。作为第一代学员,他们的研究目标不是无人机作战应用,而是无人机基础教学。

由于基础知识储备不足,不少同学浅尝辄止。终于盼到了无人机,岳阳内心的激动“热烈而持久”。他的课题是无人机维修,为了画出一份精确的系统电路图,岳阳缠着导师,几乎整个学期都泡在了实验室。

怀着作为首批无人机骨干必将大有可为的自信,那年夏天,岳阳和同班同学姜洋一起,被分配到新疆军区一支特种部队的无人机分队。

望着车窗外光秃秃的戈壁,岳阳并不清楚,他们的未来是远比旅途更为漫长的等待。

在这支分队,除了几个资历较老的工程师,其他骨干都是士官,分队长见到他俩时竟有些质疑:“无人机已经有本科专业了?”事实上,因装备迟迟未能配发,无人机分队从成立开始,一直扮演着特战分队预备队的角色。

岳阳陷入大量的特战技能训练中,专业训练则仅仅停留在理论学习。如同寂寥荒芜的戈壁滩,枯燥和落寞渐渐成为岳阳生活中的主旋律。他没有放弃,让父亲家中寄来了大学时期的课本书籍,一边努力成为合格的特种兵,一边温习专业知识。

直到两年之后,分队终于列装第一批无人侦察机。等待有了结果,激情被重新点燃。“与如今手中的装备相比,它们就像老爷车。”岳阳回忆,该型装备从有人机改良而来,航程短、通信差,唯一的侦察载荷是一枚摄像头,采集到的信息以胶卷的形式送入洗印车,由处理人员整理后形成情报,飞机着陆时甚至还需要专业人员在地面举着旗子引导。

“尽管如此,那种感觉还是像在荒漠中找到了水源,除了激动,还是

激动。”尽管知道自己手中的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,但这群渴望已久的探路人明白,“把手中的装备练到极致”是缩小代差的唯一方式。

飞行,飞行,还是飞行。随后的两年中,岳阳和战友们以难以置信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。夏日酷暑的戈壁滩,他们揣几个馍,肩上挎着水壶,天不亮就出发,回来已是深夜。

飞机每次平稳落地,战友们就为它贴上一枚象征荣誉的红色五角星。几年后,该型无人机因装备换代退出历史舞台,其中一架的机身上已经贴满了一百多个五角星。

“无人机技术正在加速发展,我想继续为军队无人机事业做一些事,就必须重新出发。”这是岳阳内心恪守的信念。

很多时候,坚守一些东西,意味着必须放弃另一些东西。

岳阳学成归来后,因为种种原因部队仍未列装新装备。等待,似乎成了岳阳脚下永远也绕不开的路。

“所谓‘使命’,你去做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‘命’。”岳阳说,他从后悔自己的选择,作为一名老侦察兵,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,“因为眼睛看到的是前路。”

“头绪复杂了,事情就简单了。”进入实操阶段后,从机务准备到飞控调试,从链路打通到指挥协同,岳阳一遍一遍地提醒官兵,把每一次的模拟训练当成实战。然而首飞前几天,紧张情绪突然在训练场蔓延。官兵们害怕因为自己的失误影响装备性能,甚至造成损失。

“蓄力,是为了一口气蹿上去”

看着屏幕上上传的实时数据,岳阳

“蓄力,是为了一口气蹿上去”

“飞机准备完毕,可以起飞!”

“起飞!”

某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首次自主实飞现场,紧张的气氛凝结了空气。

下达命令的正是岳阳,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,直到几分钟后地面指挥员确认飞机安全起飞,欢呼声响彻了整个训练场。

看着屏幕上上传的实时数据,岳阳

阳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参与这件大事,岳阳心里充满了力量和期待。

4月初,训练压力越来越大时,岳阳打算让大家开展一些业余活动纾解压力,有人提议:“能不能让我们在戈壁滩种点蔬菜水果?”岳阳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:“看着它们慢慢长大,就不像咱们的无人机一样吗,会有盼头!”

即将离开这片戈壁滩时,岳阳组织官兵们采摘已经熟透的西红柿、辣椒。看着田埂间留下的纵横交错脚印,岳阳知道:“脚下的路,早已不是一个人的赛道。”

微观察

脚下的路,不是一个人的赛道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汤文元

2020年,在某联合对抗演习现场,岳阳自毕业后第一次见到本科时的导师胡永江,也见到一些佩戴尉官军衔就在演习场大展身手的“师弟”。

“毕业就能胜任岗位,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绝不敢想的。”岳阳一边观摩演习一边向导师发出感慨。事实上,在提升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每一个环节,从厂家到院校,再到基层部队,我军追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脚步越来越快。

作为战斗力生成的最后一环,岳阳感触最深的是,各级越来越主动、越来越“贴心”的服务助力。

今年年初,新疆军区专门选派航空兵处具有飞行经验的领导到营里蹲点

指导。7月底,当无人机分队准备开赴高原积累实战条件训练数据前,岳阳把装备部分性能无法确定、专业岗位人才依旧紧缺等多个具体问题上报新疆军区有关业务部门,不到一周便得到了一整套、解决方案也很快送到了官兵手中。

在野外戈壁滩,厂家技术人员跟随官兵住帐篷、吃野炊。一次长航时飞行训练可能持续数个小时,官兵可以组织岗位轮换,厂家技术人员却要一直坚守在指挥舱内。一整个夏天,加深的不是厂家技术人员和官兵们的肤色,还有彼此的信任。

“全力以赴为备战急需工作让路。”

该旅政委王英涛介绍,今年以来部队分散在10余个点位执行任务,为帮助官兵们解决飞行训练中的棘手困难和上下协调难题,旅里先后派了3名旅政委蹲在飞行训练场指导工作,并为营里配备能力素质过硬的机关干部组成服务保障小组,确保遇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妥当处置。

官兵们则以最直接的方式回应着关切和厚望。操作手因为一个很小的失误,把自己关在闷热的帐篷里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的模拟训练;骨干们针对出现的指挥协同问题,争得面红耳赤;机务人员因为疏忽大意险些酿成险情,急得掉下眼泪……当年无尽的等待中,岳

阳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参与这件大事,岳阳心里充满了力量和期待。

4月初,训练压力越来越大时,岳阳打算让大家开展一些业余活动纾解压力,有人提议:“能不能让我们在戈壁滩种点蔬菜水果?”岳阳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:“看着它们慢慢长大,就不像咱们的无人机一样吗,会有盼头!”

即将离开这片戈壁滩时,岳阳组织官兵们采摘已经熟透的西红柿、辣椒。看着田埂间留下的纵横交错脚印,岳阳知道:“脚下的路,早已不是一个人的赛道。”

版式设计:梁晨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第1004期